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胡文敬集卷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博士臣金兆燕

謄録監生臣周慶生

胡文敬集卷二

明 胡居仁 撰

序

流芳詩集後序

詩有所自乎本於天根於性發於情也蓋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故有以全乎天之理而萬事萬物莫不該焉當其未發而天地萬物之理森然具於其中而無朕兆之

可見者性也心之體也事物之來惕然而感乎內沛然而形於外者情也心之用也由其理無不備故感無不通旣感無不通則形於外者必有言以宣之情不自已則長言之又不自已則咏歌之旣形於咏歌必有自然之音韻詩必叶韻所以便咏歌也咏歌發於性性本於天此詩之所自學詩者所當知也嘗考舜命夔曰詩言志則二帝時已有詩矣擊壤歌未叶韻南風歌賡歌則叶韻矣五子歌及商頌諸篇二代之詩也至周則有風

有雅有頌風雅頌之中又有賦有比有興則詩之體製已備故說者以為三經三緯又以六義名之厥後世降風移變而為騷又變而為排韻為順體為調為律詩聯句則詩之體製義理性情風韻衰壞盡矣世之談詩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詩清新飄逸比古之詩溫柔敦厚莊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者殆猶香花嫩蕋人雖愛之無補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詩有愛君憂國之意論者以為可及變風變

雅然學未及古拘於聲律對偶淇澳鳴鳩板蕩諸篇工夫詳密義理精深亦非杜公所能彷彿也嗚呼後世王道不行教化日衰風氣日薄而能言之士不務養性情明天理乃欲專工於詩以此名家猶不務培養其根而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邵康節言删後無詩其以此也然則詩不可作乎曰何為不可哉但務養性情明道義使吾心正氣和則詩之本立矣絶去巧麗對偶聲律之習熟讀三百篇玩其詞求其義涵泳諷味使吾心之

意與之相孚而俱化則性情以正聲律以和不拘字數句語多寡但求韻叶以便歌咏則庶乎近之矣大抵詩樂實係世道盛衰非智力可強探而必得也吾祖亦非專門於詩者流芳集所錄乃其餘興所發先世手澤當寶藏不失恐後之子孫不知所本而專事於末故於集後序如此

贈醫士胡伯源

古人以良醫比良將以其理之同也將之為道當先完

固其内而後可以攻外如擇用賢才脩明政事養民以固邦本嚴紀律以脩武備然後誅暴禁亂則兵不血刃而彼之民若崩厥角稽首矣茍不完固其内而窮兵黷武則國内虚耗人民愁怨雖使勝敵終至危亡况必有敗績者乎醫之爲術亦然當先調養榮衛完固元氣視病之所在而攻治之則病易去而身自安臨川胡君伯源有得乎此也餘干王文彬妻袁氏毒瘡發於頂間醫莫能辨疾益危急乃具書幣以請胡君至曰當守内而

攻外內之堅也外當自潰越五日而疾愈東帶東歸文彬請予文以謝予以伯源故家胄儒而善醫者必明乎此故書以贈焉

贈醫士胡琳

予患疾數載畏風怯寒屢至危困里中胡君琳業醫而尚儒察其脉曰病雖深幸五臟之氣未絶但元氣衰弱外爲風寒所乘治療之法當內壯元氣外避風寒俟其久而漸安可也噫胡君可謂善醫者矣夫人稟氣以生

含氣以長氣壯則外邪不侵氣衰則風寒暑濕皆足以為吾之害故善醫者雖隨其冷熱虛實施以治法必以調扶元氣為本焉世之庸醫不知此而妄殺人者多矣今病小愈因以君醫而忽吾道蓋人之身元氣不壯外邪得以干之猶人之學大本不立外物得以奪之若國之治亦然抑以賢才不用暴虐得以為害歟故立大本所以壯學者之元氣用賢才所以壯國家之元氣也必立大本然後理可明而德可脩必用賢才然後政可立

而民可安否則百病交侵其滅德而喪邦也必矣君雖爲名醫而雅尚儒術併以儒道言之以廣其志云

送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朝廷之治以得人爲先古今莫不重選舉之典然唐虞以九德取人其曰六德有邦三德有家則以德之多寡定職大小也其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未嘗不察言以考其實也傳夏及商以至於周則學校教養考察之法益詳益備故自二十五家之閭以及族黨州鄉莫不以

德行道藝爲教亦莫不以德行道藝爲選故月吉歳時閭胥族師黨正謹書備録以著其實三年大比則黨正州長鄉大夫並加考察以盡其詳然後以鄉飲之禮賔而興之以獻於王當是時人才之盛風化之美宜矣至漢則教養選舉之法已不復古於是賔興之禮遂廢而科目興焉然曰孝廉曰經義曰賢良曰茂才其日猶善也苟循其實亦不患不得人矣至隋則以詩賦文辭取士於是有秀才進士等科以甲乙丙丁爲第李唐因之

棄本務末習尚雕琢空言無實已非待士之體尚望其得人也哉故當時亦有才俊白首之嘆宋則漸尚經術迨及我朝純以經義策論取士雖未能盡復成周之制亦非隋唐空言取士之比也盖考之經義以觀其學試之策論以觀其才而其所以爲考則係於主司之賢也苟非其人雖行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一以德行道藝爲考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况收人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雖然内外實一致本末無二理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

則見於文者必平正通達而無病得於中者渾融充實而無歉則形於言者必光輝明著而不可揜才之浩博者文必滂沛發越氣之正直者文必典勁雄壯茍知之明而察之審則厚德高才之士瞭然在吾心目之間又何不得人之患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噫必知道知言之君子乃能稱考司之職也吾饒掌教林先生世祥端厚而有德好道而精文今

秋大比京師請司文考予惟世祥蓄於內者如此則知言知人乃自然之驗此行也京華士子之賢且才者世祥必精選以副國家得人之望也士友董爔等徵文敘別予適在郡同餞於月波門外芝山驛前

記

移居記

始祖檢閲公尚質泰州人隨宋高宗南渡居進賢之歸仁鄉後徙臨川白玕六世祖斗南徙餘干鄒店九世祖

日新徙梅溪予年十二三隨親居安仁之大原今二十載矣終以其山水偏逼無以托子孫於悠久近得梅溪西南五六里有地曰福壽墩墩屹立於地數仞兩溪交流於下墩之西寬曠數里四山遠聳中有高爽之地數畝可卜居焉至於平疇可供耕種山林可供樵爨長岡可牧溪水可漁固足以爲理生要務逮夫暇日或縱步於平道或登覽於高峯或盥濯於清流又足以暢素懷而遂幽志於是與兄居安請親命而遷家焉成化乙酉

冬移屋數間覆簷以茅墐壁以泥周屋以土爲塹而雜植竹木於上蓋取其功之易成而不費亦予貧賤之所樂也嗟夫世人務為高堂廣廈固有富而恃財以驕盈者亦有貧而勉強以慕外者豈知古人居室之義哉古人之居取足以障風雨雖曰志尚乎儉實其以道義為重而不暇于此也彼役心力於華靡者安知道義之貴乎記此雖以自述抑以成子孫云

鰥夫記

予因嫂氏之葬寓宿於荃鄰范勝良家見其父子皆鰥父年近六十子年三十三問何以不娶對曰貧故也予心惻然嗟嘆久之既而勝良曰聞先生有仁心苟異日富貴能濟我乎予應之曰固所願也但吾宗族鄉黨似汝之貧者衆矣恐財不能賙也嗚呼天下之廣羣生之衆其鰥寡孤獨貧困而不得所者不知幾千萬人矣雖竭府庫之財以賑之如其費何惟得聖君賢相與之極論堯舜文武脩已治人之道發政施仁制田里薄税斂去

姦宄任賢良盡教養防虐害則汝得以遂其生矣後數日與毛鎮周豊言之鎮曰此仁人君子之本心也因次其語而記之

永濟陂記

吾里彭家陂舊有柴土疊作踰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於是召匠謀用石甃衆懼工大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爲養民之本與築城郭宫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

矣里中周居畧忠厚公直人也衆所信服乃就謀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灌溉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嗚呼民為邦本田里溝洫實王政先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旣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濟況爲國而無賢才可乎記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為鄉鄰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惠之

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爲記

貫道橋記

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與門同名而不異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峯之巔懸崖瀑布傾瀉而下至於石澗縈迂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渡澗水然後達況經雨雪則山崖谿谷

之水奔趨湍瀉茍無是橋則往來隔絶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此橋之壊已久景泰間太守錢塘陳公嘗脩之成而復圮葢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壊成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院選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學者雲集視是橋圮不可不脩又不可不爲堅固久遠之計於是出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己丑春高而潤厚而堅横跨澗水士子賔客徐行穏步倘徉遊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渉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

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星子教諭吴君慎檢校黄君恭
也居仁後十三載復來是洞因追述其事以記

延賓館記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置學田延師儒聚英俊
拳拳以德行爲教揭朱子學規以示學者書院既興好
古樂義之士自公卿以至岩穴之賢來遊是洞者接武
聯鑣公欲立館以延賓客而重用民力乃謀於憲府及
牧伯同寅恤民旱灾而蠲其糧稅漕運又撥米以賙其

饑困至戊子冬歲稔民安乃於農隙興工木價匠工磚石灰瓦之費皆公捐己資未嘗有毫末斂於民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春民不告勞然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檢校黃公恭後十三載居仁來洞傷李公之亡惜譙公之去追述而記之嗚呼昔周公握髮延賓者欲得天下之賢以共成其治也李公作是館以延賓者豈非欲得天下之賢以共明斯道乎入館之賢以是為心昭示道義以教洞之學者則是館之作有功

於世教不淺矣後十二年參政祁公憲副鍾公憲僉莊公太守于公重興書院星子縣司訓方君文昌復加脩葺云

貫道門由禮門記

白鹿洞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欞星門並西數十步乃明倫堂之外門也凡師生賓友出入俱由此成化己亥重興書院司訓方君文昌董其事視貫道之廢而新復立門於延賓館前名之曰由禮在欞星數十步東也二門

既立於是師生出入多由貫道賔主揖讓則在由禮方君既成是門屬予并記之予謂貫道者取吾道一以貫之之義由禮者即孟子所謂禮門也惟君子能出入是門之義入是書院者知貫道之義則必操存省察窮理力行以求貫通乎體用之全有以脫乎辭章俗學之陋矣知由禮之義則動容周旋揖讓進退皆有品節儀則無惰慢邪僻之行矣如是而先生之教不復聖人之道不明未之有也自省則在乎人焉

芸閣記

上饒婁君克貞予同門友也所居東有重屋為燕朋講學之所每遇有學之士則延於其間相與討論景泰癸酉冬吾康齋先生嘗登焉因書芸閣二字以貽之丙子冬予從先生往閩亦登是閣於此十六載矣今復訪婁君於閣中極論累日得所未得者甚多非婁君發明精至何能然乎因謂予曰昔先生登此得親至教先生逝矣子今復來相與講學於此豈偶然乎子盍記之曰予

訪君者正以德不脩學不講欲求麗澤之益豈有德有言可以記其所以然乎雖然人之所以能參贊天地經綸萬事者以其具此理於心也然則存心窮理之功可須臾間乎必也莊敬涵養以立其虛靈之體讀書窮理以致其廣大之用則所以行道濟時者其具本於此焉若然則先生雖逝此道未嘗亡此閤重可敬也閤下之書不爲虛藏矣若夫造乎廣大高明之域收斂完養以至精密純全之地以入聖者則有望於婁君焉友愛教

養有賴於厥凡諗推行輔翼豈不在於厥弟謙予繼承而求其傳者厥子性忱不得不勉也君名諒一齋其號云

歸儒峯記

歸儒峯者行素璩先生居之後峯也居仁於成化壬寅季秋偕柴時珪訪先生家於其晚日霽風高清凉滿袂相與同登此峯此峯巔巨石屹起巉岩奇異頂濶數丈平如張蓋其下有岩問其名曰昔傳有禪者居此故名

禪師領予曰先生儒者也以禪名所居之峯非所以闢異端也請易其名曰歸儒峯於是相與長嘯登其巔而坐談論古今久而忘歸也甲辰春王二月乙丑先生造南谷徵文為記又請書歸儒峯三大字於石予惟天下古今一理而已究其極天地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生幽而鬼神明而禮樂顯而人事無非一理之所為即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惟聖人之心全體渾然克盡此理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惟君子為能戒

謹恐懼體之於己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禪者此理中所無以其孔穴相通黃蜂野蝶交穿其內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故名之曰異端愚嘗論之楊墨老佛莊列皆名異端皆能害聖人之道為害尤甚者禪也禪師佛之別名佛中工夫最捷而精者昔達摩西來梁武帝惑而尊之國隨以滅楊無君墨無父老玄虛莊曠大列沈默其害天理則一然其用力猶緩滅理未盡至如禪其說高妙易以惑人工夫捷徑易以成就天地萬物人倫

事理一切歸空天理根株掃蕩已盡韓子闢佛老者也猶見惑於大顛況其下者乎吕滎公游定夫陸子静學聖賢者也猶身溺於禪況其他乎故程子以為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今之學號為高明者陷之愈深此予所憂者故因是記而詳之也

遊西湖記

成化辛丑春三月己亥予遊西湖錢塘掌教丘君崇育司訓徐君旭周君璘相與偕行出杭城湧金門外即西

湖也憩柳洲寺因論道之體用諸公曰未發為靜已發
為動靜為體動為用古人之學多在於靜乎予曰人之
一心動靜無端體用全備不可偏廢也動而無靜則體
不立靜而無動則用不行二者工夫皆以敬為主乎居
處恭儼若思不愧屋漏此靜時存養之敬也執事敬事
思敬脩己以敬此動時省察之敬也若不主於敬而專
欲習靜未有不入空虛者既而杭郡掌教毛君敏司訓
舒君陞至乃相與登舟仁和掌教林君邦輝又至乃泛

舟湖中閲杭志以觀古今人物諸公備酒肴蔬果數品葢以杭俗之奢而示之以儉也酒數行言談亹亹論鄂侯之忠勇及秦檜姦邪誤國之狀予曰大學之道以格物窮理為先後世所學淺陋者因其不能即事以窮理也遂因鄂侯而極論用師之理以至於宗湯武鄙孫吳若周禮司馬乃平時講武之法湯誓泰誓乃臨時用武之道豈若孫吳偷捷一時反為殘民之具乎諸公又曰秦檜姦邪固可為戒若良相之道可得聞乎曰愚陋無

知請以古人明之舜舉八元八愷誅四凶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爲相之道也若有賢才而不能用有邪佞而不能去則聰明盡為小人所蔽惡政日施危亡至矣於是舟抵孤山拜林公祠舟抵鄂墓山拜鄂侯墓徜徉登舟而回諸公曰今日之遊良會也請人各舉杯以勸先生庶盡陪遊之情也予謝曰愚陋一人豈足當諸公之勸且杭人遊於湖者必縱酒酣歌醉不知節今正當示之以禮於是乃行旅酬之禮雍容揖遜自長及幼一

周而罷縱目眺望峯之聳於南者曰南高峯聳于北者曰北高峯獨孤山屹立於湖中一吳山遥壓於城内其餘諸山磊落竒秀宛然在目然後俯臨湖水魚蝦不驚青草交長清風自東南而來雲氣從太空而布日欲落烏欲棲情思悠然不知樂之爲可樂也旣而舟泊乎岸陸行入城而别次日周君璘復來相訪乃曰諸公身繫學職未嘗出遊以先生之遊非世俗之遊也故樂陪不倦所言所行皆當記之而不可畧也予因詳其本末以

著于篇

棠溪書院記

松江郡治東南舊有清軍治事之所其地寬衍傍連溪水吏部主事黄公平來為通判乃創廳堂齋舍傍曰棠溪書院同府于公欽來繼其事植碧梧數株於内寗公祥傅公愷又創外門并牌扁成化甲午冢宰尹公以世衡于先生前任河南衛輝通判累有治績舉陞本府同知先生來郡重加脩葺前為治事廳後為燕寢堂左右

兩廡外設門墻先生于廳之楣揭其師聘君康齋吳先生黃堂勤政四大字又以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八字置之北壁書太極圖解於北壁之東西銘解於北壁之西寢堂中仍揭康齋勤謹和緩四大字於楣書平易近民視民如傷於堂之南北壁堂之東西壁畫書古今嘉言善行有關於政教者以自勉勵於寢堂兩榮分爲四室東北曰清軍局軍册藏焉西北曰清匠局匠册藏焉東南曰琴室中設聖賢像古琴一張蓍策一櫝置於左右

西南曰雪窗中置一榻傍積古今書籍揭懲忿窒慾改過遷善八字以自警堂之前虚軒幽敞扁曰太古軒軒之北書吏隱二字琴室之前扁翠竹軒軒左之池名魚躍池池之傍有釣魚磯池之内有蓮因書茂叔愛蓮説雪窗之前扁碧梧軒軒之西南作棠溪橋雜植花卉蔬果竹木數十餘種先生每日升公堂與郡佐王公及諸同寅商確政事畢即造書院清理公事既暇則深衣幅巾退坐寢堂讀書鳴琴遍觀格言以自省又其暇或賞

花或看竹或觀魚或垂釣緑陰滿窗清香透戶草色連堦同官士友有來書院者則相與講論道義游觀景物情思灑然而不知倦也居仁昔受春秋經於先生以情義之厚特來拜謁乃得於書院中親炙講論者累日因命記其事夫河出圖文明之祥始著於是卦畫立書契作而文籍生焉列聖迭興然後典謨訓誓之書國風雅頌之詩禮樂燦明春秋經世諸賢繼之而垂世立教之書益備矣千有餘年宋之大儒發明精切詳至後之人

誠能熟讀精思以窮其理躬行實踐以體於身則何患己之不脩國之不治民之不安哉然必有齋舍堂室墻宇以為游息講會之所此書院之所以立也先生居此正所謂仕而優則學者歟先生於應事之際推此理以臨政於政務之暇讀聖賢書以驗政事之當否而益求其所未至其進豈有窮哉昔孔子以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先生於諸經子史無不講究必能推之於政以及松民民安且樂

然後先生之樂可得而遂也噫世固有以讀書為誦說之資利祿之媒者豈不重可惜乎因記其說以俟來者後之君子繼此而居講道致治則棠溪之澤無窮松民世有賴焉先生名準平齋其號云

祭祝文

祭潮陽李先生

嗚呼公乎氣稟純厚德性溫然慈祥孝弟得之於天提教是邦必以德行為先昔孔子謂善人不得而見吾今

於公見焉於是洞之復興賴公心之拳拳既新乎學之舍又置乎學之田不惟惠及乎後學實使道繼乎先賢居仁不肖夙被深恩既無以報公之德敢不誦公之賢敬陳薄奠公其鑒焉

釋菜祝文

夫子德配乾坤教垂萬世居仁服膺遺訓敢不夙夜惟勤今當入洞之初仰瞻貌像兢慄不勝謹率諸生恭行釋菜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先生肇基是洞水秀山奇經書是博白鹿是娛花卉臺榭宛然當時流澤既遠儒教益施既廢復興今昔何異崇德報功先生是祀先生之神尚其降止

墓誌

先石墓誌

處士環溪胡公諱南俊行瑗二先世自泰州徙臨川白玕六世之下居餘干焉高祖汝器曾祖日新祖伯昂皆

卿之傑特也父子儀以讀書教授鄉里號竹友先生母桂氏公生於洪武丙子正月初一日資稟雄邁質朴不事浮靡好賓客而尚儒術尤喜吟詩所居梅溪前有溪水環遶因號曰環溪堂學士沈公度爲之顏額歲晚寓居安仁之大原以疾而終時成化丙戌二月二十九日也妻王氏公器之女子居安居仁女二人長適樓山于熙元幼適河橋周愈孫五人崇璉崇廣崇脩崇益崇正女孫二以明年二月壬寅葬于梅溪下埠坐麓面洲不

肖孤竊慮浮辭溢美不足爲公重徒爲本質之累故不復求當時文士之銘聊誌公之事實庶有所傳信云

銘

進學銘

凡學之道立志為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為已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為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

盡厥真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為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慕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

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虚静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為我中心警

書厨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貴誠未𧻕勿已永鑒斯銘

說

夜存子說

無極之貴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生生不窮人與物未
始有異也然氣因理而有理乘氣而行升降錯綜參差
不齊而偏正通塞分焉正者理通為人偏者理塞爲物
然後人與物異而能全其仁義之心者獨在於人也於
此不存即禮所謂猩猩能言孟子所謂違禽獸不遠者
矣番昜董君緝熙有見乎此自名曰夜存予成化壬寅
冬予寓鄱城永福寺緝熙與予遊徽文爲說予因孟子
之言而推其所以然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心

則氣之精而最靈具乎是理者也氣清則心存而理在氣昏則心放而理亡一日之間惟旦氣最清故能存其仁義之心也旦之清由夜之息觀夜之息又豈可不謹其晝之所為哉學者誠驗乎此而力致其操存省察之功使晝之所為既善則夜之所存益周夜之所養既深則晝之所為亦善矣若然則氣清理明常如平旦之時豈有牿亡之患哉緝熙志乎此知為學之要也歟惟毋循名而勉其實

頤仙說

說曰頤養也高明在上以陰陽五行之氣生養乎萬物者天也博厚在下順承乎天而成養乎萬物者地也位乎兩間養賢以養萬民以至庶物莫不得其所養者君也食君之祿以養其身而各盡其職分所當為者臣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以得其養者民也德無不實心無不存至誠無息不待養而自無不養者聖也理義以養其心威儀行義以養其德而不造次顛沛之違者賢也

推類而通頤之義廣矣博矣成化癸卯春臣居仁客寓鄱陽淮府賢王延至梅亭講論遺經因命作頤仙說居仁對曰頤之義善矣仙之號所未聞也仙者吐納呼吸保形練氣以一身之私滅害天理故程子名其為天地之賊朱子亦惡其偷生昔漢武帝惑於神仙晚乃悔過賢王以此自號何也王曰非此之說也予以宗室之親承上祖之德受朝廷禄養清閑快樂優游無事如山中之仙乃比託之詞非真有求仙之意也既承禄養又豈

可不自養其德乎一日不養則德喪矣養賢養民既有明天子在上予乃自養其德託名乎仙不亦宜乎臣因思之昔周公周室至親以聖德輔成王養賢養民而澤及天下其餘不得其所養者多矣今聖君以厚祿養宗室盡親親之恩吾王受所養而思自養其德又以仙託名而無慕外之心其旨深矣豈非宗室之賢者乎謹具疏以獻

論

窮理

一理之自然而萬殊自不容已故本末精粗大小遠近皆所當窮請申論之其氣之運動周旋包覆無涯以為生物之主者謂之天隤然成質至静至厚位乎其中為萬物之依載而萬物之所資以成者謂之地生生之中得其氣之秀而性之靈者為人得其氣之偏濁而洪纖動植各有其性者為物雖有天地人物之分無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也以五倫言之首出庶物綜理民事

為天下之主者謂之君佐承其君宣布治化者謂之臣生育慈養者為父受生成形者為子陰陽判合者為夫婦尊卑先後秩然者為長幼交游輔翼以成其德者為朋友雖五倫不同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君之所施以正百官萬民者謂之政治惡禁非以弼教者謂之刑憫其愚而誨其不能謂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變其惡謂之化雖政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以經言之是理之見於陰陽交變奇耦象數

者謂之易著於帝王之政事而具於方冊者謂之書發乎人情形於歌咏者謂之詩見於日用先王裁制品節度數者謂之禮發於聲音律呂而宣暢和樂者謂之樂因當世之事定其是非襃貶為百王經世之法者謂之春秋經雖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者作於當時垂於後世也由是論之遠近大小精粗本末雖曰萬殊莫非是理之所為而自不容已聖人則體此以為教賢人則窮此以為學棄而不窮終於愚也姑舉其大綱以發明本原

切要之意若推類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詳益盡則在人自用其力焉

高祖殺韓信

先儒論漢祖殺韓信事責漢者皆以漢取天下多信之功不當忘其功而殺之又以信初無反意乃因失職快快又漢以詐擒之故起信反側不安之心又以為信逆謀雖露猶可以功贖罪宥其子孫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舋拒徹之忠可以贖失期之罪而漢夷其族太過也

責信者以信滅齊不報而自王以起漢祖之罵躡足之封固高祖之不得已也約共攻楚信乃越期不至必割地許之乃以兵會又起漢祖之疑取信之心萌於此矣又以為使信學道謙讓不伐功矜能庶幾勲可比於周召太公後世血食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所論雖當不過就事論事未有推究其本原者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天下之理悉備於身必理明心正身脩然後舉而措之天下則王道可興伊周之勲不足

期矣君臣一德上下同道保全終始不足言矣信乃一
才智之士以利祿之心挾孫吳之法雖其謀策之善過
於孫吳然不過欲成功名取富貴漢祖亦以其才智之
高能成已之功故用之以取天下是君臣之間舉以功
利智謀投機茍合未嘗誠意相孚而其成王業既以功
利相從則君忘臣之能恐其奪吾之利臣挾其功而欲
分上之利自然君臣相猜嫌隙日深非君殺其臣則臣
弑其君故功利之不能保終理勢然也綱目書后殺淮

陰侯韓信夷三族則漢固失待臣之道而信自取滅亡隱然可見矣噫後之君子可不鑒乎此而盡力於聖賢大學之道哉

申公

申公之學寡約乃一偏自守之士也漢武帝遣使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禮亦至矣既至而以治亂為問問亦切矣申公答以顧力行何如言雖約而未盡武帝天資雄邁志甚高識亦明才亦壯惜乎知未極其精行未

抵於誠而為物欲所害也為申公者當開以堯舜文武之道德功業使之志向益堅然後告之誠敬涵養以關防其物欲保全其大本如堯之欽舜之恭文王之敬次告之大學窮理工夫以開發其聰明使之精察事理以致其知然後進於克己脩身之事則知行兼盡武帝之病可治矣今乃以一言之寡已非告君之體而盡治亂之道也正所謂不博而欲徑約乃流於孤陋古今能盡告君之道者惟伊訓說命孔子答哀公問政孟子告齊

梁明道告神宗乃爲無所不用其極也申公雖賢然學未明道固不敢以此責備居仁欲以此望於後世大臣及應聘君子

王猛

秦苻堅得王猛自以爲若玄德之遇孔明後世俗儒亦以王猛比孔明皆非也苻堅乃五部之雄弑君弑凡王法所不容者安可比玄德玄德乃帝室之胄志在匡復承獻帝密詔討賊即名義俱正孔明之在南陽人龍高

卧當時曹操孫權皆漢賊不可仕玄德三顧方起則三代以下得出處之正莫如孔明當玄德喪敗之餘孔明佐玄德以立國玄德既沒孔明以偏蜀之師聲魏之罪伐取中原司馬懿不敢敵戰則孔明之才非猛比猛之時西燕主暗國危東晉强臣跋扈故能輔堅吞噬中國使在三國之時必仕操而為司馬懿之徒矣如孔明之青天白日光明正大可同日而語哉

辯

辯疑

朱子於詩經序說或從或否皆以詩之辭氣意語文義事類推求又折衷以義理有以真知其是非真偽非杜撰臆度故有所從違也馬氏乃欲深護序說強為辯論何哉至於以變風盡止禮義引左傳為證以刪詩為缺疑引論語為證皆非也序亦有言禮義廢政刑失而變風變雅作豈可信其後序而不信其前序乎左氏浮誇作春秋傳者猶不盡取之況詩傳乎或序者先見左傳

左氏先見序説故相附會皆不可知況春秋之時禮廢樂壞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引此以證雅樂誤矣删詩為缺疑則疑者十九信者什一決無此理惟朱子有言去其重複正其紛亂善不足以為法惡不足以為戒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斯得聖人删詩之意矣

君者所以為天下主以養天下之民也故必均田制井務農重穀使民食足而生養遂然後教化行而風俗美老泉蘓氏水心葉氏端臨馬氏皆以復井田為儒生空

談愚恐其為萬世生民之害也葢其以辭章記誦考索為業無聖王經濟之學而欲以事之成敗計量於俗吏之手王政何時而可行乎殊不知聖王之興必脩德立教以化成天下舉賢立政以分治庶事將使朝廷既正百官莫不正百官既正萬民莫不正分田制井若指諸掌矣夫德教不脩政刑不立賢才不用百職不舉則誠如所論也三子之論鄙陋無本恐其說流傳為後世害不得不辯

程子春秋傳序曰後王能知春秋之義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先儒疑之以為德非湯武則無本矣豈可以法三代之治乎愚意程子之意主春秋而言夫春秋難知雖游夏之賢尚不能與惟顏子乃嘗聞之故能知春秋雖非湯武亦隣於湯武者矣茍能真知春秋則理明義精經世之大法在我復三代不難非如王莽宋神宗欲假周制而行實非所能也然王莽以亂賊而不能神宗以功利而不能

北杏之會世道之大變周王不能號令中國以時會而發禁齊桓之興假仁義以圖霸業以平宋亂為義為會北杏四國翕然宗之自古以來諸侯主會盟桓公創之故書齊侯以見其尊列國書人以見其衆以為與齊桓而書其爵誤矣

春秋辯疑

問正月之說胡氏以為周雖以子月為歲首仍稱十一月信乎曰朱子嘗辯之矣今按周禮言正歲正月則

是分明改月矣

自古傳春秋者惟程傳義理最精葢其學得孔孟之道

自然與聖人神會心契故説得聖人行事出來但其

言篤厚簡約非深於玩味不能識胡文定才高議論

發越初學者多喜之然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自説

義理處多穿鑿如説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體元者人

主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言雖英發終非聖人書元

年之本意亦非易之本意故不敢載其説無不覆載

者王德之體内中國而外四夷王道之用亦說不分曉用即體之所發豈有體是一般用是一般殊不知一理而分殊分辯内外使之各安其所即所以覆載之也體也是如此用也是如此

問伐凡伯胡氏引周禮𨷺尹候人等事不載何也曰此是敵國來朝聘於我者非過客也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若曰王者以天下為一家而不私於一已即一視同仁者也若以

為私家之家則大害義理帝王無二道豈有堯舜公天下而禹湯文武不公天下乎苟以天下為吾家私物乃伯者功利之心曾謂聖人有是心乎孟子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猶答萬章之問若論其至只看道理合如何曷嘗更問天與不與耶

或問滕子來朝不從胡傳何也曰朝弒君之賊不待貶而罪自見朝桓之罪止在其身不當至其子孫亦受貶也惟程傳義理極精妙隨事證極詳故兼取其説

也朱子曰當時大國廢典禮務吞噬其罪甚於滕乃書公書侯乃獨責不能自存之小國乎程子曰春秋經世之大法一言而蔽之矣

春秋無非明天理正人心

春秋因亂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於不善中發明至善之理

朱子謂繼故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桓宣自正其即位之禮故書此說最是盖繼故急遽倉卒其禮茍簡可

知簒弒之人特行此禮以壓服國人而定其位此姦邪之慝禮簒立之權謀也

天下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邪與正公與私善與惡利與義天理人欲所由分治亂存亡所由定春秋因當世之事正其非而是即存辯其邪而事自正誅其惡而善自明絶其利而義自見所以存天理於既滅撥亂而為治也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是程子自見得

程傳雖簡春秋精義與旨發明已盡胡傳雖詳終到不得程傳

春秋是聖人撥亂反正之書經世之大法存焉

天理人欲莫辯於春秋聖筆如化工據事直書而是非善惡纖芥莫遺學者深察明辯則克己復禮之功不假他求也

或問春秋書名書字果聖人用此以褒貶乎曰春秋一書大抵多是因舊史如舊史書名何處更去討一箇字

來書如舊史有字無名亦無尋他名處又如書日不書日舊史無日亦無尋日處書爵與不書爵必有深意

或問胡氏公天下家天下之說議論最高何以不取曰胡氏本禮運大道行而公天下大道隱而家天下此最害義理禮運乃漢儒附會不足據若曰以天下為一家固當與賢若曰以天下為吾家之物而欲世有之乃私家之家豈禹湯文武之心哉蓋父子一體父

有天下傳之子乃天下之常經即後天卦以震代乾之義堯舜是他子不肖不可居天下故擇舜禹而授之是處乎權三代之時大道正行何以謂之隱乎文定才高志大禮運之言誇張故喜之而不察其害理也

問天王使宰渠伯糾家父聘桓公胡氏以為貶糾於前家父無責見春秋責宰相之意何以不取曰胡氏以名與字論褒貶故有此論殊不知春秋因舊史而作

舊史無家父之名教聖人如何書春秋不書家父之官固已責其失職比事以觀桓公弑立未嘗朝聘於王王屢遣使聘之則周之君臣皆失道固不待貶蓋聖筆如化工人之是非善惡自不能遁胡氏才大能發揮先儒以為胡氏雖穿鑿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皆可以

為堯舜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

脩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為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人為志　呂氏稱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

端以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為鄉人今日便要為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　今日克念即可為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為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

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 熹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 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與生俱生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眩不

為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脩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為尚科名為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為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

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為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絶之域哉又有以為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於是不敢自私將

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為此規以告同類
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為也至於用力之方條
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
邪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　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

定辭安民哉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坐如尸立如齊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孟子曰仁人心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

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　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

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讐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脩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　人道唯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為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

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虛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静但不可把虛静喚

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慮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

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　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

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

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寛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古人於小學中

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 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西山真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虚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

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污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唯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旣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為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為今之學者但當盡

已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脩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

皆窮理也　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適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共出一原

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自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

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

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知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

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為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脩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

則在於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為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説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翫物喪志之學徒敝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為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為是何為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

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為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　天理人欲幾微之

問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幾微之閒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

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

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為事之理固已具於

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絶而去之則陷於老佛

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為足以應事則

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為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

閒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
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
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
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
旣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為一為一

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自善我自我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為也雖聖人不過盡為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為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

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已也茍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為已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冊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

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内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偏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茍一家之

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太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尚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脩身為本脩身之道必以窮理為先理明身脩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其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

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為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

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脩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為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

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顔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已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眞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内之士學明德尊足為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彷彿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

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等搆為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力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為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焉所立條約明示于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為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尚節行惇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録簿一冊逐一書寫所

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于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眞先生為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為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為先才能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於師友會衆裁度其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絕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姚仲遠傳

仲遠姓姚諱明廣信貴溪東嶺人早孤幼穎敏學胡氏春秋弱冠游邑庠聲聞達於鄉郡景泰癸酉登鄉貢第卒業太學成化丙戌授監察御史廵按遼東入掌貴州

湖廣山東等道事復巡按南直隷浙江仲遠性剛直果於斷事摧抑權豪殄除兇猾辨釋冤枉革勵貪污奏舉廉吏及天旱則為民禱雨至郡縣必臨養濟院以存恤孤貧屬縣疫癘則齋戒罪已禱神以祈免民災時有内侍督織者怙勢作威有司供餽歲用銀千餘兩仲遠竟裁抑之及任陜西按察僉事其為政臨民一如巡按時總甘肅督寧夏糧儲舊例銀米同給仲遠視銀貴則給銀米貴則給米於官無損軍士受惠實多以禄不逮養

輒涕泣思親每遇忌日必蔬素歲時必致祭享才善吟有容溪集其言慷慨有氣節如其為人嗚呼仲遠剛介廉潔至於不食娼魚言質鬼神歷官之久而所居環堵蕭然若一寒士則尤可見貞廉之實夫二氣五行交運錯綜而人物生焉以氣之參差不齊故所賦之質得其清正剛直之稟者常少偏濁者常多仲遠剛正之氣得於天廉介之操著於世周則濟濟多士漢則豈在廉吏之下哉是宜書而傳之使公之風節凜凜在天地間而

貪夫廉懦夫立則此傳不虛作矣

跋孟嘗君傳

世有稱孟嘗君田文能好客士歸之者三千愚以為齊國三千之客茍得其人必能務引其君當道志仁則天下之民皆將歸之雖欲無王可得乎既不能然又不能預燭秦昭之姦力止其君毋使陷於虎狼之口及拘於秦又不能正其詞說陳大義以解其難顧乃為雞鳴狗盜古之賢者輔其主如此乎其賓如此其主亦可知矣

理歷法

問何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曰此以天與日所行遲速而分也蓋天左旋日月皆左旋天行健日雖隨之偕行及遶地一週則天每過之日每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過不及處始一週天與原處恰好相值遂分每日所行不齊處為一度故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何嘗有度人何嘗量度之乎後世歷家以日月右行以日行一晝夜

所躔濶狭為一度誤矣右周天度

問日適遶地一週天過一度月不及何也曰此以日為主而言也天何嘗有過月何嘗有不及各循其性之自然以天為主則一日未滿而一周也以月而言則一日有奇而一周也天非過也以其行之健陽之盈也月非不及也以其陰之縮比天日為少緩也日非正得其中也乃陽之精明之主以其所行之出入而分晝夜也故以一日而論為得中比天行為少遲比月行為速也右天

日月所行遲速

問日法必以九百四十分何也曰此原於周天之度與天日月所行遲速之不齊而置也蓋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縮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縮於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既有十九分度之七四分度之一則分數不齊何以合天日月之數以致閏成歲以齊其不齊者哉故先將日月所差十二度布之於算却以加九法算之每度加作十九分得二百二十八分

再以九七分湊之則得二百三十五分此則因十九分度之七而置此算也再以算法四因而四倍之得九百四十分此則因四分度之一及四分日之一而置此算也必如此然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及四分度之一其數始相合而齊用此而推周天之度則日月之相會大小之月氣盈朔虛而生閏以閏月定二十四氣以二十四氣定四時成歲無不脗合無過與不及之差矣右日法

問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一歲何也曰此以陰陽寒暑節候之往復以驗天運之一周而天與日亦一會也蓋陰陽寒暑之循環者氣運之常故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然必有其序而不亂不驟故曰歲歲者序也以天日所差為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天之速於日者恰值一周天故曰天與日會豈真有所會哉曰天日所會如此何以知其為一歲也曰古者以黄鍾律之管埋於地中置葭灰於

管以候陽氣之復生蓋陽氣之生從下而上氣至則地中之管灰先動因此而知陽氣之復故以為一歲周人以十一月為歲首即此意也以梧葉候秋蓂葉候朔望尤明顯易見右歲法

問以三十日為一月或二十九日為一月何也曰此以日月所會而推月之大小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所行每一日不及日十二度零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

之所過月之不及恰當一周天日月相會而為晦日月相會於三十日之中則其月大為三十日相會於二十九日之内則其月小為二十九日每一月則日多周一天月少周一天曰何以知之曰先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之於算以加九法算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分七釐半加九者以合十九分度之數也又以四因倍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四倍者以合四分度之數也然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以九四歸除之

得日二十九餘四百九十九分也曰何以知月之大小也曰日月之會在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三十日為率則欠四百四十一以欠數消之則兩月消至八百八十二近有一日矣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不出於甲日則此月有三十為大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退至癸日則無三十而為小右日月相會與月大小

問每日十二時一百刻如何筭曰每日十二時一百刻每時八刻三分三釐三毫每三時各八刻共加一刻成二十五刻右時刻數

問二十四氣四時十二月如何分曰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布筭以二十四歸除之每一氣該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分七釐五毫兩氣為一月積三月為一時積四時而成一歲是每歲四時一十二月二十四氣也右時月節氣

問閏法如何曰先儒言之詳矣其法以二氣為一月則溢乎三十日之外者為氣盈以日月之會為一月縮乎三十日之内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蓋盈者愈盈縮者愈縮盈縮之數恰當一月朔望之數則置閏焉以三十日為率每月氣盈四百四十一分二釐半朔虛四百四十二分則盈縮之間該八百八十二分二釐半以盈虛之數挨至三十二箇半月有餘其月無中氣則置閏月 右閏月

問儒家以日月左旋歴家以日月右旋其不同何也曰儒家順其所行而正推之故理與數合而為一歴家逆其所行而反推之故理與數離而為二此不可不知也天與日俱陽也天體健而行最速日行雖速而天常過一度也月陰也其行不及日在天則一日不及十三度有奇其實皆隨天而左行也歴家不識天行之健反以日為右行一日止行一度夫日為陽之精明之主一日遶地一周日出地上則明而為晝日入地下則暗而為

夜一晝一夜遶地一周而周乎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無餘欠明矣豈有一歲才得周天之理陽速陰緩若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則月行速於日十三倍決無此理以顯然之象觀之日月東升西沈每月日週天三十次月止二十九次是每月日多一次周天豈非日行速月行緩乎但歷家以天體不動日月五星逆算則其數簡易易推故也　右日月左旋

胡文敬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卷三

明　胡居仁　撰

賦

碧峯書院賦

雲山青青淵泉泠泠考槃之所碩人之情賴陳君之好義日創始以經營與吾心之有合來此以落其成喜進脩之多士遠負笈而執經悅藏脩之有此期學力而日

增慨吾德之疎薄憂聖道以難明嘆真儒之去遠懼功利而日興訓詁繁而理昧孰能免乎冥行嗟吾同類兮立志毋輕主敬存其心兮曰虚與靈窮理致其知兮曰詳以精反躬踐其實兮曰篤志以誠德業致其盛兮庶不虚此生此峰增其輝兮得人而名

瑞梅賦為淮王題

白變而紅春氣融融天地致位而易行乎其中賴我王之好學明此理之無窮信天人之一體實氣脉之流通

欲知脩德之要當致乎慎獨之功善乎心廣而體胖使嘉氣溢乎吾躬斯物瑞所以應乎外遠仰乎關雎麟趾之風

歌

遊卧龍菴

廬山奇秀甲天下我今來作廬山遊卧龍菴裏駐孤蹟前賢遺教空追求峯頭瀑布瀉飛練澗裏寒潭六月秋釋子不識吾儒趣且言二教元無異道一緣何教有三

何獨儒家能治世長吟抱膝南陽廬此時未展胸中奇
三駕不顧龍不起山河宰割誰能爲近瞻五老峯壁立
青霄裡峯頭高風滿項來峯腰藹藹白雲起縱目長天
不盡頭浩歌一吐英雄氣

詩

希賢吟

顔淵剛且明已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戰兢終易簀中
庸首謹獨屋漏無愧慝集義孟子賢浩然氣充塞降自

漢唐下誰能踐斯域河洛程氏興煥開千載慼大哉敬
義功外方并内直致知務窮理為我開閫閾踐履極其
純昭然萬世則晦菴集其全精微盡剖析窮理務反躬
萬世立人極我生今何遲人亡世已隔因言求其心勇
猛日不息逸駕雖難攀驅馳緊鞭策鵬鷃不易並數飛
無停翼敬義兩夾持知行互相益擴此天理公去彼人
欲賊彼我皆丈夫到頭奚可擇

遊龜峯

我來遊龜峯屹然在青蒼欲窮此理妙應難盡其詳太極本無極動靜生陰陽陰陽有變合五行自相當造化自此成闔闢乃其常穹窿須有際磅礴非無疆清泉流碧澗奇石何高昂水得陰之盛周流無定方土本得冲氣體具柔與剛石乃剛之質壁立千仞強人皆覽形色此處誠茫茫我從同類士行行入其鄉目遍心多感理趣深且長物物有太極此說非荒唐

會稽拜禹廟

兩儀未肇判此理已具存動靜機一施陰陽自此分兩儀有定位陰陽互為根二者既交錯五行斯絪緼理氣妙合凝至靈斯在人三才從此備中處乾與坤水未得所歸襄陵勢逆奔奠居本無所民咨何日伸昔我夏后氏代天心獨勤四海既為壑平土皆吾民六府與三事九功俱叙陳仰惟參贊功萬世人所尊封山作州鎮會稽屬南巡後此數千載祀事舊益新比來得瞻仰遂茲秉彝眞欲勤希聖功當尋入聖門人心與道心全具於

吾身大哉精一傳無間思彌敦執中此其道致用數人文紹蹟俟來哲此道毋昏昏

靜中感懷

物我難容一髮私豈論誰是與誰非人心固是參天地百計勞勞只自卑

禮吾書院

卜築禮吾山水勝清幽期與古人倫人言此地誠孤野我亦肯為孤野人

春日即事

不是區區功與利亦非窈窈與冥冥荒源也有沂泉樂茂對春和看物生

倦後偶成

工夫未至力先疲纔罷吾伊細咏詩暫借餘閒養情性莫將過苦敗身軀聖經浩博有餘味人事紛紜無盡期羸却當年陶處士蕭然一枕卧皇羲

禮吾書院

自古多賢仰魯邦儒風今喜振吾鄉禮吾一段荒閒地
翻作弦歌禮義場

夜留魚奉親

王祥孝感出雙鱗更有姜詩善事親何事今人不如古
終宵舉網向溪濵

奉吳先生二首次于先生韻

數仞師門力學真明乎庶物察人倫芳塘活水今猶昔
喜際龍潭復有人

抱膝茅簷葢世豪管教得志失蕭曹登攀自是男兒志
誰道龍門特自高

同于先生絶句

投裝野寺愛幽棲翠竹蒼梧趣正宜久坐檐楹師弟子
清風明月更輸誰

行至四龍岡絶句

四龍岡上記行蹤往復師門九載中每愧光陰虛度也
從頭重擬更加功

陪于先生璿尺戴子靜遊石泉

淡日涼風雨乍收賜金田畔縱遐遊數聲漁笛閒聽罷
人意清和泉石幽

奉和于先生韻

恭操几杖罷遺編踏遍青山看石泉多士優游涵教雨
羣黎歌舞樂堯天家家綠樹山到屋處處青苗水滿田
日月真腴非外得此心肯為利名牽

贈友人寧壽

後生誠可畏積學實難量養正功宜豫家庭篤義方

又讀書林間

勞勞曾可似閒閒日月携書到處看好是薰風愜人意時來林下整衣冠

看東山書屋舊趾

十年勤苦讀書心綠樹陰中認故岑戍已功難增永嘆愚蒙空數歲華深

悼農

四民共處九圍間農父何曾一日閒想彼錦衣并玉食豈知稼穡甚艱難

閒居即事

虛堂村落裏環堵任蕭然細草連堦石香茶煮澗泉青山朝過雨綠樹晚含煙日用無餘事工夫付簡編

和

寂寞虛堂裏琴書共晏然饑炊野田粟渴飲石谿泉清淡四簷月氤氳半篆煙聖賢名教外細翫杜陵編

往山下石岩醉卧成詩三首

濃酒三盃後頽然卧石岩清風生野樹緑水滿寒潭素履心無外豪吟意正酣是非毋自質付與世人談

浮雲滿長空閒客醉岩中不學丹砂術何勞問葛洪

寂寞空山裏堪輿即枕衾遥憐李學士蹤跡杳難尋

看鳥三首

幽禽碧樹裏何事不予驚孔子不射宿拳拳素服膺

漫向幽岩學養眞青山緑水隔紅塵雖然仰面貪看鳥

也未回頭錯應人

藤蘿幽樹覆岩端岩下清泉九夏寒敢效南陽稱八達肅然起坐正衣冠

聽松琴

清風滿樹生恍若伯牙情雖無鍾子期山岩人細聽

次韻奉于先生

事道拳拳數夢周好將仁義作居由他年慰滿蒼生望野服黄冠任退休

琴後絕句

柳影槐陰晝景長北窗開客在羲皇素琴一曲知音少坐對南薫滿篆香

和許郢州中秋翫月

當空一鑑正團圓萬里青霄散紫煙秋氣清明當永夜晴光皎潔滿中天蒼松影轉虛窗外丹桂香分丈席前但喜好懐無所累何妨翫賞自年年

和朱子韻

聖賢警示意非輕要為斯人正性情三復服膺增悚懼
昏愚只恐是虛生

讀書自感

頻復多由志不強七情勝處失閑防身心自覺沈淪久
羞讀顏淵好學章

除夜吟

雨雪瀟瀟值歲除奉親才暇更觀書明朝又復更年月
擬用新功滌舊污

正旦入齋

慶罷新年一樂餘攜書踏雪到精廬工夫自此宜加勵歲月虛過更咎誰

雪夜偶成

寒窗清苦孰能禁為訪梅花踏雪尋讀罷軻書長閉戶靜中又復得存心

雪中訪友

竹戶常扃雪滿窗書程日緊用功忙今朝特發山陰興

只為金蘭契誼長

元宵夜吟

茅菴似斗寛亦喜堪容膝讀罷更開眠養心宜静宻燈火何處多笙歌閙誰室迷子何太歡跋報為甚疾却憐山間人幽獨窮且窒讀書嫌性愚舊記多忘失吟詩苦才慳不能精格律倦卧似無聊幸不違心術朱子與南軒詩有可憐迷路子枉走閙城𨻶之句

閒中寓意

門外青山拂翠煙野堂人事總蕭然案頭舊典兩三帙囊裡新詩四五聯克念不妨能作聖怠荒何日可希賢括囊夙有遺經訓何苦名韁萬里牽

去年此日被風雨倒墻兼絕食

去歲墻傾更絕糧今年淨几與明窗人生苦樂何須計流水行雲語意長

勞中迷事

服勞安敢便寧居困厄無端智力疲性外固非心所急

日間自有義當爲自強顧法天行健昏妄那堪已性愚
從古宴安如酖毒春氷虎尾忽忘危

乘舟

新水漣漪宿雨收泛舟直下錦溪頭好風四至清衣袂
信有長江五月秋

輓表兄劉毅

總總誰無死與生英雄准擬立功名一枝丹桂雖殘燬
尚有千秋萬載馨

雄文鏖戰氣方豪誰料煙炎燼俊髦信道青雲難力致東山不是謝安高

夏日即事

槐柳陰陰滿户庭晝簾高捲午風輕數篇書卷前賢業一曲瑶琴太古情心在靜時無雜擾事當幾處最分明從來實行難充溢只恐虚名誤此生

舟中自感

風雨篷窗不昧時客中情緒總依依靜思成己功難處

私意纔行行即虧

謝程子

整齊嚴肅問明教直内工夫尚有疑入到湛然虛靜處始知夫子不吾欺

自述

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禄若使荑稗不生何愁五穀不熟

新秋偶成

丈夫志匪為身謀經綸不展便當收浮雲滿空我不管碧峯頭上卧新秋

自嘆

古今惟一理賢否自殊科顔子樂無悶吾何悔吝多

自嘆以遺人

操存腔裏心酬應世間事世人不知此只去學文字終日清明方是敬一時雜擾便成昏知行由此作基本便是程朱入道門

嘆學者

這裏路長嫌擔重那邊快捷實崎嶇行人不知著脚處東跋西跋多受虧

讀明道伊川學制

孟軻没後道隨亡教化真如一夢長不向心中求六德只來紙上耀三場先生欲掃千年陋後學那能一日忘願得天心回古意更令斯世紹先王

即事

人心無物欲隨處皆天理在山則樂山在水則樂水在家則家齊在國則國治在學則學明在鄉風俗美竊嘆此等人豈不為至貴彼哉昏迷子何為欲所蔽

團湖懷古

聞說團湖古戰場宋元此地決興亡謝公忠義昭千古興者已亡亡未亡

存心

冲漠無朕内萬象自森然堪嘆虛無子懸空學聖賢

自存

夜雨山窗夢不成細思舊業轉惺惺致知幸免多昏塞行已深慚未盡誠墜緒茫茫何日續流風靡靡幾時興信知大本元無二活水源頭見考亭

謝本府太守二首

白屋正慚無孺子黃堂豈是少陳蕃莞然上下忘其勢留取高風萬古看

以貴下賤大得民一郡藹然周化盛芻言敢獻到黃堂

不忍心行不忍政

自勉二首

周南治化何其盛本在身脩與意誠此是聖賢真事業莫教墻面度平生

此身此理由天付屋漏多慚忝所生今後事天知有道力閑邪妄便存誠

嘆古人讀書二首

聖賢文字傳千載不遇程朱怎柰何刺股懸梁辛苦志

其如一敬得功多

刺股懸梁枉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
苦殺當年多少人

勉學者

靜對遺經翫困亨憂勤重憫四三生一偏廉介非難守
全體中庸不可能高世好堅徐孺操勞家且學董生耕
題詩本欲資名教豈為區區寄俗情

送徐生歸

梅放寒花歲已深為君特賦雪窗吟信知此道無今古
展卷詳論孔孟心

贈超元弼

功名不是吾儒事王道根基在自新目下升高當遠步
莫教對塔說相輪

觀易偶成

陰陽消長不停機在我何常無定規否極中間存大用
遯臨已上識先幾堯夫因甚怕處盛正叔如何善救危

幸有羲周精藴在安身不必打乖詩

碧峯書院

碧霄峯下搆幽齋中寓琴書愜素懷信是心虚涵萬理更欣地僻絶纖埃蓁蕪徑路由斯闢聖學門庭自此開欲識工夫真切處好從博約竭淵才

辭謝南康府學官

薄德何堪古道看延留連日謝儒官天心若欲興斯道莫嘆人生會晤難

再遊龜峯二首

路達龜峯本不遐汎舟反復傍溪涯如何㬰盡多勞擾只為源頭一步差

不道吾心識未真妄將指點誤傍人惕然到此方知省敦復真能勝似頻

誠意關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

偶成

輞川清致貪看竹湖上林公好咏梅問我寒窗何所事

闗閩濂洛意徘徊

嘆雉死

汝能耿介全天性竟日凄涼感慨深始識先王真禮意

男兒安敢負斯心

絶句

萬理具涵方寸内只從此處作經綸要知希聖無他法

去盡私心德自純

松

一夜風霜萬木枯歲寒惟見老松孤秦皇不識清高操强欲煩君作大夫

題濂溪舊隱

紺寒清潔古濂溪緬想當年有道居學貫天人純性命理原大極著圖書光風霽月心無累勝水佳山意有餘香郁溪連庭草翠聖賢高致後人廬

夏日即事

綠樹陰中日正長黑甜人世在羲皇有朋時共談今古漫說伊周治世方

秋日書懷

禮吾地僻聚儒衣三尺絲桐滿架書細草幽蘭秋徑馥清風明月夜窗虛固知聖教元無隱惟有人心却是危記取當年簞食樂殘蟬斜日任悲凄

南谷

紅塵應不到青山新徙琴書入考槃茅舍竹籬閒處樂

地爐松火靜中安數竿瘦竹風初靜滿樹寒梅雪未乾
却笑山人多逸興詩成袖手面層巒
心迹高樓結搆幽吾人於此足藏脩北山崒嵂青雲鎻
南谷深沈紫霧浮敬意毋荒時翼翼善心不昧日休休
君今莫道功名事爭似簞瓢樂自優
李太尹求見自感
幾年衰病卧林泉勢迫形驅苦自憐白屋想應無孺子
琴堂有榻任高懸

贈李大章

春日載陽貧病減摳衣直訪鄭公鄉幾年不帶看花眼
始向東風識海棠

沙港舟中

卧病歸舟越水潯誰將風教振當今幼兒只喜歸家好
那識若翁憂世心

題風雩在白鹿

五老峯南鹿洞前和風滿袂暮春天道隨日用無他慕

何獨當年點也賢

枕流石 在白鹿洞

三峽澗頭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跡一枕千年永不移
清流晝夜無時息

游孺子亭

漢豎當年不可維先生明智已先知如何不以幾微處
說向陳公下榻時

贈葉太守

皤矣廬州公五十後相識晚知道義尊不為功名役梅含雪裡春松秀霜前色論學心無窮賦詩情自適我願公再興作我生民益來歲上京畿親覲吾皇極

復葉懌上舍

文風今喜盛吾番誰似曾參為已多鶴在九皐聲自聞鳳翔千仞網難羅每憐漢士訓詁苦更憫唐人詩句磨南谷庸才甘世棄日羣麋鹿聽樵歌

贈劉吏部建義莊

范氏當年建義莊君家肯與續遺芳信知積善功夫久
致使傳家慶澤長

輓李大章

終始幽明一理間士林今歎失儒冠午風亭上人千古
蕭瑟西風滿玉灣

復高都憲

人道人生會悟易我道人生會晤難一代人才能有幾
百年心事總相關仰高峯下水霜肅瀰水溪頭風月閒

却念同胞多赤子家書誰與報平安

咏洞前流水

洞前流水洞前流洞裏書生靜裡修信是本原無一息莫將道體更他求有形可覩無形妙今日應同昔日游識得顯微元不問此心此理日相酧

過子陵釣臺

世祖中興訪故人故人垂釣此江濱一天明月無瑕翳萬古清風掃俗塵宜以賔師居保傅可將謀議定君臣

扁舟趨拜高臺下樂對先生笑白雲

拜陸宣公祠

播遷暫展扶傾手庸主難終濟世才千載家祠壯西浙

忠誠倍感後人懷

謝夏憲副正夫

一上高樓話古今四簷涼雨碧雲深世間多少未了事

誰為乾坤體此心

別松江郡侯諸公

駟壯不遑王事盬野人歸去白雲閒人心萬古同此理

城外青山即峴山

石橋晚坐

身隨所寓貧何害濃酒三杯落日殘半醒却來橋上坐

乾坤容我一人閒

別同府于先生

粒我生民未敢休樂天知命更何憂他年了却公家事

向擬樓山共白頭

贈五宜翁

富貴眞爲身外物此心一動便成非五宜却被公全了我願公今事事宜

贈永福寺張僧

禪家直欲尋空去却有張僧愛讀書此是秉彛千古性誰言無極是真無

立春詩贈丘時雍

眼前時景初開泰心裏乾坤總屬仁昨日歡迎滿城市

草堂分得幾多春

贈致仕嚴掌教

軒前蘭菊經霜後雪裏梅花更有神每笑玄都桃李樹東風依舊欲爭春

贈蔡推府致仕

脫屣功名能幾人丈夫何患志難伸傍人莫訝歸田早雲錦江頭自有春

題沙溪釣隱

釣隱䦨君獨擅名我來細味釣中情渭濵德老乾坤古嚴子臺高風月清物理有常須定靜本心無累轉虛明傍人若問功名事今古長安棋一枰

寄蘧行素

歸儒峯下讀書堂勢利紛紛已兩忘窗外梅花初破雪簷前松竹幾經霜豈於末學矜多智肯向遺經識大方何日重來酬舊約力扶吾道正天常

復俞監生

道體誰云遠斂之方寸間幽人更何事穩卧江東山

寓永福寺次夏憲副韻

自昔番昜號大邦不應國士更無雙誰憐人世古今異惟聽僧鐘曉暮撞疊疊雲山連遠漢茫茫烟水接長江此心守得惺惺法不待參禪萬慮降

寓居偶成

案上有書勤著眼壺中無酒懶銜盃心閒自有行窩樂笑看燈花夜夜開

咏春秋

經世文成百代宗一從軻死聖無蹤龍門妙契心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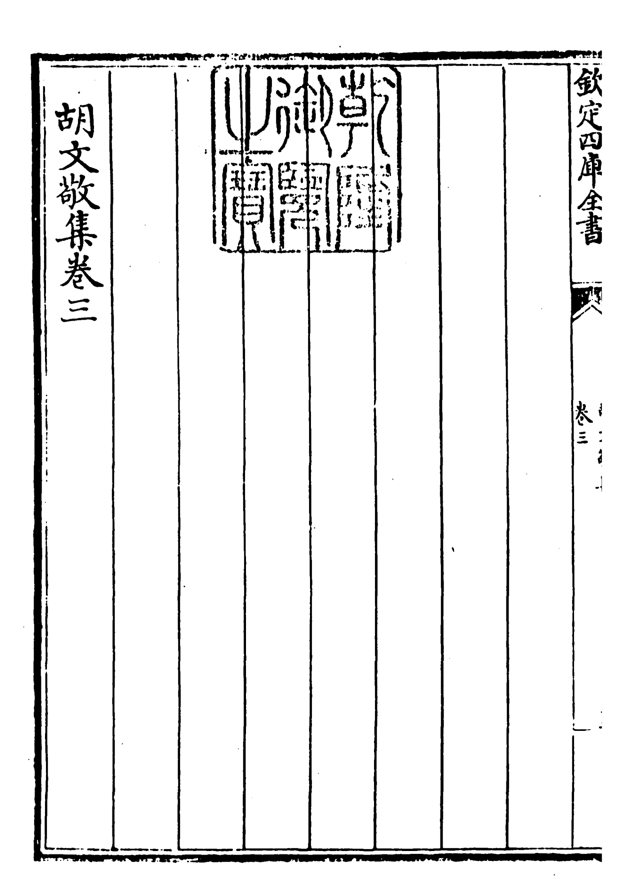
畫筆徒勞擬化工

復余太尹

百里溪山不計程使書遥辱過柴荆婣連分内二家好

道義胸中萬古情單父琴歸閑宓子潯陽菊綻老淵明

知公已脫塵塗屐策杖芝山日少紫



胡文敬集卷三